

T2511/49546(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7 1959

周
秦

秦始皇

古史本記

七
終
五
至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鍾惺曰篇
首名弃二
字本無緊
要却接以
隘巷等數
段分辭弃
字覺名弃
二字亦非
虛用

吳弘基曰
又將替出
后稷本領

周本紀第五



周后稷名弃帝嚳之子也



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原為



帝嚳元妃禋祀上帝以求子見巨人迹忻狀踐之身

動如孕期而生子不圻不副疑而棄之隘巷牛羊過

者皆辟不踐徒置之林中會伐林者取之復置之冰

上飛鳥覆且翼之姜原以為神收而養長之因名曰

弃幼而岐嶷其遊戲輒樹藝五穀所植無不美大及

為成人遂好耕農事其所稼穡若有相之者以此教

韋昭曰。弁稷不務。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蜜竹律切。

民咸法則之。堯舉以為后稷。封之於郃。佐禹治水。播奏庶艱。食鮮食。蓋嘗得嘉種而徧種之。周人以為天所遺也。故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弃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而居於豳。不敢怠業。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修后稷之業。務農積穀。用兵征伐。斥大豳土。始有朝廷。邑里之制。然猶處於復穴。無宮室之美。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

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

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顓立。公叔祖顓卒。子古公亶父立。自公劉以來。子孫微弱。至

古公為狄人所攻。事之以皮幣犬馬。皆不得免。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

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此仁人也。扶老攜

幼而從之。古公於是伐山刊木。立宗廟冢土。城郭宮

吳弘基曰。後世和戎遷謫俱以太王為倡。當孟子時。已鑒其弊。故有守死

經曰。自
先草創。經
綸。古公才
似周公。有
周。經制。半
出其手。現
大雅。爪。從
諸詩。可見
係。續。曰。明
、說。破。何
等。光。明。

室黜戎狄之俗。周之王迹蓋始於此。古公取姜女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次曰季歷。季歷取於摯曰太任。生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次傳昌。乃二人亡如荊楚。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自后稷至商千餘歲。而子孫相傳十四世而已。使人。在位。皆七十年。然後及此。理之所無也。蓋必有脫遺者矣。然今世無以考證。姑從史記之舊而已。公季循古公遺業。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文王。文王在母不憂處。

王鑒曰。是
時殷紂無
道。史家節
目。亦是殷
周盛衰節
目。

師弗煩。事季不怒。取於莘曰。太姒。比三世皆得賢妃。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王化之盛。始於室家。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伯夷、叔齊、太公望、太顛、閔夭、南宮适、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是時殷紂無道。嘗以文王為三公。崇侯虎譖之。紂囚之羑里。文王方幽囚憂患。乃因古八卦為六十四。為之卦辭、爻辭。謂之周易。先儒或言文王始重畫八卦。為六十四。今以書洪範考之。蓋伏羲始畫八卦。其後禹得洛書九疇。而其七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

貞曰悔。是時卜筮貞悔。已見於世。則八卦之重久矣。
文王之世。蓋因古人之重之卦。而為之辭耳。然明夷
之辭。稱文王箕子。其文。王之後。周公又成之。歟。始姜里七年。諸侯或從之。因
紂以此懼。閔天之徒。又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
喜。釋文王。以為西伯。得專征伐。中國方亂。西戎北狄。
更來侵暴。天子以命文王。文王使南仲伐而却之。諸
侯賴焉。密須氏不共。以兵侵周。文王禦之。敗其兵。遂
滅其國。因徙居岐渭之間。大雅言克密之後。即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
遂伐崇侯。軍三旬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始作豐邑。自岐涉渭。東徙都焉。周自是益大。南服江
漢之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既而以兵戡黎。黎
近於殷。殷人震焉。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
皆質之於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
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
卿。虞芮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為間田而去。諸侯聞
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黎即黎陽。虞芮在馮翊。皆
周之東。王業以成。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追王古公為

謚法經緯
天地曰文
克定禍亂
曰武
按殷尚白
魚兵象八
舟則殷與
周之象也

大王公季為王季。文王享國五十年。蓋受命九年。年
九十有七而崩。太姒之子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
王。發。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終三年之喪。周
之受命蓋十一年矣。武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觀政于
商。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
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是時諸侯不期而
至者八百國。諸侯皆欲伐紂。武王猶庶幾紂恐懼遷
善。是以諸侯退師還。而紂不改。昏亂益甚。十二年。武

周書云。甲
子。紂取
天智玉琰
五環身以
自焚。注天
智玉之善
者。庶玉則
銷。天智玉
不銷。紂身
未盡也。

王復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戎車三百兩。
虎賁三百人。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
林。會于牧野。周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
紂師敗績。紂自焚死。武王立其子武庚祿父。以奉殷
後。使復行殷之舊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四月。自商還。至于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天下雖安。兵不可弭。武王始誅紂。
而遂歸馬放牛。何也。商之亡也。天

下諸侯。蓋有助為無道者矣。紂既滅。恐其自疑。而沮其以自救。故為之。歸馬放牛。蓋以推示天下弗服而已。丁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蓀。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禹之後於杞。於是力封功臣。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四十人。列爵維五。分土維三。遷九鼎于洛邑。以示卜洛之意。改正朔服色。以建子為正月。色尚赤。大事釁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駢。中國既定。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巢伯之屬皆至。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群公懼。將穆卜。周公乃為壇。告太王。正季文王。宗禮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祭。周公所以為壇而告三王者。蓋亦禮不得入廟也。欲以身代武王。王疾有瘳。及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為冢宰。聽政事。管叔蔡叔疑周

公不利成王二叔方監殷遂與武庚及淮夷畔周
公以王命伐之居東二年誅武庚及管叔而放蔡叔
封微子啓於宋以代殷後成王既誅二叔有疑周公
之意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公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發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冊王
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而予弗知以致天怒今
其以禮逆周公矣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

召公使邦人起大木而築之歲則大熟周公終相成
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營
洛邑以爲東都成武王之意詔成王烝祭於洛而歸
政焉王命公子伯禽爲公後於魯而公留相周公
乃遷殷頑民居之洛邑明年淮夷復叛成王東伐淮
夷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還歸在豐作周官六卿分
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於是六服群辟無不承德禮
樂興而頌聲作文王之樂爲象武王之樂爲武
象箭南籥

正義云。昭王南征。濟漢。舟人膠舟進王。至中流。膠液舟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

山海經曰。有人而獸身者。名曰犬戎。

王維禎曰。犬戎。句應。

文王之樂也。而鄭康成以象為大武。蓋失之矣。周公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繼周公之事。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釗。王崩而釗立。是為康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君陳既沒。康王復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崩。子昭王瑕立。王道衰。昭王南巡守。不反。崩於江上。周人諱之。昭王取于房。曰房。后生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年五十矣。愍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周以復。

寧。其後將伐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弗聽。征之得四
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王猶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復爲祈招之詩以
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祈招者。周之司
馬也。王是以獲沒其身。蓋享國百年。堯荒而命呂侯
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之法。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刑之疑有

孔安國曰
六而曰鍰
以黃鐵也

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
刑之屬三千。穆王立五十五年而崩。子共王繫扈立。
共王崩。子懿王難立。王室始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
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是爲懿
王。王室益衰。王亦有惡疾。
王子朝告諸侯曰。夷王懿
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
古史
周本紀卷五
九

望以祈王。身是也。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是夷王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

白愚
想

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天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彘。晉地。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

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怒乎。夫事君者。諛而不讎。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又左傳。王子朝奔楚。告于諸侯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矣。莊子曰。共伯得之於厲主。死於彘。太子靜立。是為共首。則所謂共和者也。厲主死於彘。太子靜立。是為

陳仁錫曰
必世百年
之思是以
難也。

宣王宣王即位。遭旱。恐懼修德。勸分。民忘其災。任召
虎。申伯。仲山甫。尹吉甫。皇父之徒。內修政事。安集流
散。習車馬。考宮室。畜牛馬。外則懷來諸侯。讓却戎狄。
周以復興。既而少懈。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不聽。十二
年。魯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
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
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
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

括。三十三年。乃伐魯而立孝公。諸侯自是不睦。三十
九年。伐姜戎氏。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復喪南國之師。
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
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
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生
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
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異時。是
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之。四十一年。

徐廣曰三川涇渭洛也韋昭曰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

宣王崩子幽王宮湮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

王鑿曰褒姒事甚奇國語文又奇韋昭曰蔡邕所吐沫女子七

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娶壬申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子伯服愛褒姒將黜申后及宜臼而立之伯陽父曰周亡矣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廷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聚流於庭化為玄龜以入王宮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世童謠有之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鬻

歲而娶。舊曰：許嫁而笄。山桑曰：繫弧也。其木名。服矢房也。

鍾惺曰：良是風聲。然有何笑。

是器者。王使執之。逃而遇所棄妖子。聞其夜啼。哀而收之。遂亡於褒。人有罪。請入棄女于王。以贖幽王。見而愛之。故伯陽父曰：禍成矣。無可柰何。幽王以尹氏為太師。皇父為卿士。番為司徒。家伯為宰。仲允為膳夫。聚子為內史。蹇為趣馬。橘為師氏。皆讒慝貪暴。淫辟之人。而褒妲之黨也。褒妲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褒奏大鼓。有寇則舉。奏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妲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奏其後。

不信。諸侯益不至。申侯以申后故。與繒西夷大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諸侯。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妲。盡取周賂而去。伯服自立。謂之攜王。諸侯黜之。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平王辟戎狄之暴。東徙洛邑。依晉文侯。鄭武公。以為固。周自是失文武之舊。諸侯強并弱。齊晉秦楚始大。政由方伯。天子反與諸侯比。周之變風始作。謂之王黍離云。平王五十一年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鄭

鍾惺曰：若提若繳。節以警然。

桓公武公皆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莊公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公周之禾，三年，鄭伯來朝，王不爲禮。周桓公諫，不聽。鄭伯自是不朝。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私怨凡伯，伐之于楚丘以歸。十三年，王帥陳蔡之師伐鄭，人先敗，陳蔡射王中肩。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衎立。王弟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之。周公黑肩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弗聽。莊王二

年，周公將弑王而立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衛人不義其君朔，逐之而立黔牟。八年，諸侯伐衛以納朔。九年，王使子突救黔牟，不克。朔入于衛。十五年，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王崩，自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赴於諸侯，諸侯莫弔。子惠王閭立。初，莊王嬖妾姚生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惠王即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祀，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二年，五

大夫作亂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王。立子頹。三年。王出居鄭櫟。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虢公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奸王之位。禍孰大焉。今子頹歌舞不勑。是樂禍也。曷納王乎。虢公許之。四年。同伐王城。殺子頹。逆王而復之。鄭伯享王。王賜之鞶鑑。予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賜虢公爵。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怨王。十年。王使召伯廖命齊桓公爲侯伯。且使伐衛。討立子頹。初。王取于

陳曰。惠后生子帶有寵。將廢太子鄭而立帶。二十二年。齊桓公率諸侯會世子鄭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教之叛齊。從楚。鄭伯逃歸。不盟。齊人伐之。二十四年。王崩。鄭畏帶。告於齊。明年齊爲之合諸侯于洮。鄭立。是爲襄王。四年。叔帶召楊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五年。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周。六年。齊侯使仲孫湫言叔帶於王。將歸之。湫見王。不敢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不

陳仁錫曰
富大夫剝
之碩果也
史記忽畧

不表此連
舉有意

召也。以戎難故諸侯戍周。十五年富辰言於王請召
叔帶帶自齊歸于京師。十七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
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然王之不予厲公爵又怨三
之與衛滑也遂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鄭有平衛之勲又有厲宣之親今不忍小忿而棄之
不可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狄女爲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倦矣施
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爲患王又弗聽遂納之叔帶通焉王納狄后顏叔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
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聽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
以我爲懟乎遂與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死之王適鄭
處于汜叔帶以狄后居于溫王使告于晉晉文公新
得國欲勤王以求諸侯十八年晉師納王而誅叔帶
王賜之南陽之田二十一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
王往勞之踐土晉侯以楚俘獻鄭伯傅王王命尹氏

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策命晉侯爲侯伯。王子虎及諸侯盟于王庭。冬，晉文公復會諸侯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衛成公殺其弟叔武，其大夫元咺訟之於晉。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晉人乃歸衛侯。三十四年，襄王崩，子頃王。王臣立，頃王六年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王崩，不赴于諸侯。

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定王元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十四年，宣榭火。十七年，晉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徵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子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諱敗，言自敗也。」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王生而有髭，周人以爲神，故以爲謚。二十三

吳弘基曰
此諫亦與
召公諫同
理同義然
前文較幻
空

年穀洛關將毀王宮王將壅之以節宮太子進諫曰
古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竇澤夫天地成而聚
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庫以鍾
其美是故聚不阨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
散越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能上下相用以待
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
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共工用滅及有崇伯鯀播其
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其後伯禹念前

之非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
天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
至於爭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二
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二年儋括欲立王弟佞
夫佞夫弗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儋
括奔晉十八年太子壽卒二十一年王將鑄大錢單
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
以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吳弘基曰。廢輕作重。此兩不相。全之弊。乃知矯枉之法。未足深時。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又諫曰。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弗及。非鐘聲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今鐘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茅坤曰。晉可謂不負周室。

王又不聽。遂遇心疾。太子壽之卒也。王立子猛。又嬖子朝。與賓孟謀欲立之。殺子猛之傅下門子。單子劉子不順。二十五年。王將去單劉而立子朝。不及而崩。子猛立。子朝作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晉籍談荀躒帥師助之。入于王城。子猛卒。謚曰悼王。周人立其弟匄。是爲敬王。敬王元年。王出居狄泉。尹氏立子朝。四年。王告急於晉。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子朝奔楚。五年。晉人帥諸侯以戍周。十年。王殺尹氏。圉召伯。

李齊曰。衰周變戰國。向亦隱伏。此特可顯誅矣。

盈原伯魯之子。皆子朝之黨也。萇弘與劉文公謀城成周。王使告於晉。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令城事。十一年正月始城。三旬而畢。十五年吳入楚。王人因楚亂殺子朝。十六年。翩儋以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晉闚沒成周。王出居姑猶。十七年。劉子單子敗尹氏。王入于王城。二十八年。晉人逐范氏。討范氏之黨。殺萇弘。三十九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凡諸侯之事。他國皆不書。比所以書者。自田氏篡齊。三家分晉。遂為戰國。變之大者也。他放比。四十九年。

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七年崩。子貞王介立。

史記作京

王世本作貞王。皇甫謐作貞定王。司馬貞索隱以為周家不應有兩定王。況世數非遠。然皇甫謐彌縫上書之錯。而謂之貞定王。未為得也。當以貞王為正。今從之。貞王十六年。三晉滅知

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貞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

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

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考王

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

桓公。以續周公之官。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

索隱曰。按西周桓公名揚。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王鑿曰。又成一間架。

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秦之先君。始為周也。襄公七年。始別為諸侯。所謂別也。自襄公七年。至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九年。十年。烈王崩。弟顯王誅嫪毐。始親國政。正十七年也。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

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七年。秦會諸侯。逢澤。師以朝王。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時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楚以周為秦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

吳弘基曰。只周君一字。可為寒心。綱領倒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

鄧以讚曰。聽當是見

聽于秦。是信字意。

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西周武公也。時王報微弱。曰。何不主盟會。寄居西周耳。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於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

秦也。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南陽。周君將以為詞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器。必可以盡矣。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無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

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則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遣使止之。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母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大怒。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局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秦興師臨周。以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弗憂。請東借兵。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兵五萬人。使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願東解之。顏率至齊。謂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梁之君臣欲九鼎。

吳弘基曰。
何塗之從。
一句早已。
謝絕其求。

竊嘆戰國策士何智列君何愚

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將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皆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也。九：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

命齊王乃止。二十二年秦攻魏將師武

戰國策作犀武於伊

闕進兵而攻周。或爲周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令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

張榜曰曰君而講尚

是三着存
周而戰秦
魏為周謂
李兌之一
着也者策
七八而鋒
處快利
鄧以鑽曰
妙喻其態
狀可喜

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誡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不以善息少焉。」

吳引基曰
當時之君
誰非甘心
居狼而曰
散畏天下
尚是人心

氣衰力勸，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背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周君之秦，二攻周，最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散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

死。周澤
未斬也。

患音憚

軍膠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君王赧卒，周民
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惡狐。後七歲，
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既不祀，漢興，武帝封泰山，東
巡守至河南，求周苗裔，得其後，嘉封之三十里，號曰
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祀。

蘇子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
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

吳弘墓曰。
文理二字。
分析不開。
獨見之論。

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
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
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
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
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鬭而相苦。文理
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
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
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

茅坤曰。古
人讀書。經
緯如此。故
有自得處。
貫絕今古。

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塹。啜土
銚。土塹三尺。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
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
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
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
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
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
於地。魂氣升於天。恍忽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

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
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
膾炙。恐鬼神之不胥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醴薦。恐
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太羹而
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
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安矣。故凡
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
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

鄧以讚曰。
處。點動
安字。

之遺文而與魯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爲法也。

茅坤曰。忠質文三字。以之名三代之治。則可以之論三代之相救。而又謂若循環然。則不可。當其風氣之日開。而聖人以漸爲之經緯其間。至周而文始大備。及周之衰。而苟有王者起。亦不過循文武成康之遺。爾豈得又推文而與之忠與質乎哉。不

然湯何以纘禹舊服而武王之克商也亦特曰政
由舊故予獨謂夏未嘗尚忠商未嘗尚質周亦未
嘗尚文此皆後世之所以仰觀三王之典禮與其
其風俗之可見者而強名之爾孔子曰周監乎二
代郁乎文哉頌美之也假令如後世儒相救之
說孔子於此又深言之矣何以獨遺此一段議論
鍾惺曰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積德累仁使子孫得
待時乘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

於古公故翦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爲其祖父
諱也而後人乃屑焉代爲之諱不亦多事乎是
欲使前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
可此古聖賢必無之勢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
文王外不強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按秦封域
近禹貢雍
州西垂鳥
鼠之山。燕
得西周歲
內八百里
地。在荆岐
終南敦物
之野。後稱
王并東周。

秦本紀第六

古史六

秦之先帝顓頊之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

生大費。佐禹平水土。帝錫禹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

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皐游。司馬貞曰。

游音旒。謂皐色。旌飾之旒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賜姓羸氏。尚書謂之。

伯益。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

氏若木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烏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以爲御而妻之中衍之後世以有功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湣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棺北方還無所報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幸於周

穆王封於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子中湣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予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

鑛曰秦始見于

所以為王。王其圖之。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多
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
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
女之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
年卒。子公伯立。公伯三年卒。子秦仲立。秦仲三年。周
厲王無道。諸侯多叛之。西戎為亂。滅大丘。大駱之族
秦仲好賢。賢者歸之。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秦人
所為賦車鄰也。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

吳弘基曰。秦始合而
大鍾惺曰。世
父亦是好
男子。讓弟
尤是難事。

秦仲立三十三年。為西戎所殺。有子五人。長曰莊公。
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立
以為秦仲後。并與其先。大駱地。大丘。為西垂大夫。莊
公居大丘。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
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為太子。是
為襄公。莊王立四十四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元年。以
女弟繆嬴為豐王妻。二年。戎圍世父大丘。虜之。歲餘
復歸世父。七年。周幽王以褒姒故。廢太子宜臼。而立

陳仁錫曰
西岐周家
王基也舉
以予秦
人代周之
根實始干
此

伯服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攻幽王
殺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以戎難
故東徙維色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
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乃用騶駒黃牛
羝羊各一祠白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
立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以兵七百入東獵四年
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羸於此後卒獲為諸
侯乃卜居之吉即營邑之十年文公夢黃地自天下

余有一曰
秦法自來
慘刺蓋夷
狄之故俗
也

屬地其口止於廊廡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若
其祠之遂作廊廡時用三牲祭白帝十三年禘有史以
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
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初
設三族之刑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
年太子卒賜謚諡公以其子為太子五十年文公卒
葬西山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
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八年侵

鍾惺曰魯監牛為叔孫氏殺二子立昭子然討監牛者即昭子也三父為秦殺也而武公然討三父者即武公也使二人

枉作賊臣巧哉若討賊出于他巧哉若討人便尋常矣凡報施之尋常者不足以為警也

芮芮敗我芮伯先出在魏遂與周師圍魏虢芮伯萬以歸將納之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年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魯姬生太子武公及德公庶子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出子生五歲矣二年納芮伯萬于芮六年而父等殺出子而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居平陽封官三年討出子之亂誅三父等夷三族十年伐邾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

滅小虢十九年齊桓公始伯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有一子曰白不立封之平陽立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三百牢祠廊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礫狗邑四門以禦蠱按蠱者熱毒故礫狗以禦之狗陽畜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時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子九人莫立立其

凌約言曰
序次極明
潔

陳子龍曰
忽接七十
餘文章工
妙絕有波
瀾

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立四年卒。子
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
勝之。四年，取於晉。晉獻公之女，而太子申生之姊也。
五年，晉獻公滅虞，執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穆
姬。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
贖之。恐楚人不予，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百里奚已七
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
以言政？」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

鍾惺曰：百
里侯論蹇
叔之賢，皆
從識上看
出，可謂觀
其大者。
觀侯與蹇
叔交步。

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
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
齊，乞食餽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
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復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
亦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
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是知其賢。於是穆公使
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晉獻公既殺太子申生，

看其為人
為他日共
事之地。薦
蹇叔于繆
公。所謂以
人事君。然
非平日無
心中緊着
目。臨時安
能應手。

鍾惺曰。妙
論妙理。繆
公於此。別
有機權。○
妙在從不
好處看出
好處。

吳弘基曰。
初晉早來
請粟。丕豹
說繆公勿

六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梁。梁近秦。欲因穆姬
以求入。九年。晉獻公卒。驪姬子奚齊為後。晉大夫里克
殺之。荀息立卓子。克又殺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穆公許之。以兵會齊師。納夷吾于晉。十年。晉侯殺里克。
背內外之賂。使丕鄭來聘。且謝緩賂。丕鄭里克之
黨也。言於穆公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
以召之。臣出晉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冷至
報問。且召三子。冀芮疑之。遂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謂

穆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穆公曰。失衆安能殺。違罪誰能出君。不許。十三年。晉
饑。乞糴于秦。穆公問於公孫枝。枝曰。重施而報。君將
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問
於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
道也。行道有福。丕豹請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乃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謂之泛舟之役。十四年。
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予。十五年。伐晉。戰于韓原。晉

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及秦飢而乞晉。君臣甘心焉。何負人之深。上下相一手。

戎馬還寧而止。穆公從之。晉韓簡輅穆公將止之。晉大夫慶鄭屢諫。晉侯不聽。慶鄭怒。乃以救晉侯。誤韓簡。遂失穆公。秦反獲晉侯以歸。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將法之。公曰。豈以畜產害人乎。飲之酒而赦之。及戰三百人者皆從以死。救公故免。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榮弘與女簡壁登臺而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穆公與大夫

陳子龍曰。秦以夷狄之道遇重耳。重耳初謝後受。繆公益禮。或寬其從權。然而倫實。

謀舍諸靈臺。晉呂甥來盟。改館晉侯。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而征河東。十七年。晉太子圉來質。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梁伯好土功。既城而弗處。命曰新里。秦人取之。梁人相驚曰。秦將襲我。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二十二年。晉太子圉亡歸。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晉公子重耳自楚入秦。穆公納女五人。圉之妻與焉。二十四年。以兵納重耳于晉。晉師軍于廬柳。穆公使公子繫諭之。乃退。重耳入于晉。殺子

續文

吳弘基曰
史記不載
杞子第云
鄭人有責
鄭于秦更
佳

圍於高梁。秋，周襄王弟帶以狄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王使來告難，穆公以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使小子憖以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秦晉圍鄭，使燭之武言于穆公曰：「君何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歸。晉師亦歸。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來告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潛師而來，鄭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陳子龍曰
弦高一賈
耳而机智
忠勇一時
輜轡莫謂
市井無義

非所聞也。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公辭焉。居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聞。吾收爾骨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

皇武子辭焉。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滑晉之邊。」

士也

邑也。晉先軫言於襄公，發兵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獲其三帥。文嬴請於晉侯而歸之。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乃作秦誓曰：「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詞，我皇多有之。昧，我思之，蓋悔不用蹇叔也。」於是復任孟明以政。三十五年，孟明復伐晉，敗于彭衙，歸而穆公用之，不替。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

王維禎曰
奇論亦切

曰：「秦師又至，必將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我使由余於秦，由余本晉人，示入我聞。穆公賢故來觀之。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古皇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乃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于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至於篡弑。」

陳仁錫曰
深察遠慮

鍾惺曰畢
竟秦誦而
由余質直
然從得士
一念生出
誦來所以
妙也

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患之。廖曰。戎君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也。君試遺女樂。以奪其志。留由余莫遣。以失其期。戎君怪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察。且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君。戎君受而說之。於是

陳仁錫曰
屢言秦人

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因使人間要之。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之。問伐戎之形。二十六年。穆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三十七年。穆公以由余計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是歲楚穆王滅江。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從死者極
著其暴為
戒深切。

虎皆在秦之良也。秦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穆公子
四十八人太子瑩代立。是為康公。晉襄公之弟雍在秦。
襄公卒。太子少。趙盾使先蔑士會逆雍於秦。將立之。
康公元年。以兵送雍。至今狐趙盾畏逼。更立太子。而
背秦反擊秦師。秦師敗。先蔑士會來奔。二年。伐晉。取
武城。四年。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六年。使西
乞術聘魯。始通東諸侯。冬。伐晉。取羈馬。晉趙盾帥師
從我於河曲。其將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

待之。從之。秦人欲戰。問於士會。士會知駢之謀。曰。趙
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以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
晉上軍。穿果追之。趙盾不得已。乃皆出戰。交綏。秦師
夜遁。史駢請追之。穿又不可。乃止。晉人患我之用士
會也。七年。使魏壽餘偽叛。以誘士會。康公為之出兵。
秦兵在河西。魏人在河東。使士會與魏人言。魏人得
士會。譟而歸。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緡立。元年。晉
人將求成。使趙穿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可以求成。

秦不許。二年伐晉圍焦。四年，共公卒，子桓公立。四年，晉人自狄伐我。二十三年，與白狄伐晉。二十五年，秦晉為成，會于令狐。晉厲公先至，桓公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使卻犇盟桓公于河西，歸而背之。召狄與楚，欲通以伐晉。二年、七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我，我師敗績。晉師濟涇，至侯麗而還。二十八年，桓公卒，子景公立。景公五年，晉悼公立。晉復伯。十三年，景公使士稚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令尹子囊畏

晉不敢，楚共王強為我出師。秦師侵晉，饑不能報。

十五年，晉悼公伐鄭。楚子囊乞師以救鄭。鄭畏晉，卒

從晉盟。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敗晉師于櫟。十六年，

庶長無地會楚子囊伐宋。秦嬴歸于楚。十八年，晉荀

偃及諸侯之大夫伐我濟涇，至于械林。荀偃欲戰，其

將欒黶不順，以下軍先歸。晉師遂歸，黶之弟鍼與士

鞅馳秦師，死之。士鞅反，黶怒。欲殺鞅，鞅來奔。二十八年，秦晉

為成，使伯車如晉涖盟。晉使韓起來盟。三十年，公弟

鍼如晉修成以兵會楚侵吳及鄭鍼有寵于桓公有車千乘三十六年鍼懼選出奔晉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鍼歸自晉十四年楚平王為太子建取於秦至國費無極勸王取之使令尹子瑕來拜夫人三十年吳王闔廬伐楚入郢楚昭王亡奔隨其大夫申包胥來告急立於庭下而哭七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哀公哀之使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

子蚤死謚為夷公立其子是為惠公惠公立十年卒

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二年蜀人

來賂十六年塹河旁

一作阿旁

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

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

知伯分其地與韓魏趙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

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厲共公立三十四年卒子

躁公立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伐我至渭南十四

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毚與大臣圍

六弘基曰
秦風刻慘

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
之子是為靈公靈公四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年城
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
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
帶劍塹洛城重泉十五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
子出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
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
子及其母沉之淵秦自懷公以來數易君君臣乖亂

從死之多
甚至百七
十七人獻
公止之故
特書曰止
從死美之
也

許應元曰
序孝公又
自一境界

晉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
正月庚寅子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
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
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
年獻公卒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
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
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中
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之

主維損曰
序先世繆
公政績詞
簡而壯

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會盟夷翟遇之孝
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元年下令國中
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
為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
世開業甚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
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畀秦醜
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於是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獮王衛鞅聞是
令下西入秦因景監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
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賞罰孝公善
之甘龍杜摯等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
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七年與魏惠王會杜
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太良造將兵
圍魏安邑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

鍾惺曰此
亦世界一
變局也
伯莊云

其猶記事。
關即象魏也。

鄉○聚○集○為○大○縣○。一○令○凡○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
地○慶○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
侯○畢○賀○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
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
十○四○年○與○晉○戰○岸○門○史記本紀作鴈門年表作岸門秦與韓魏戰非鴈門也虜○
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誅○衛○鞅○鞅○之○初○為○秦○
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
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傳○於○是○法○

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亡○因○
以○為○反○卒○車○裂○以○徇○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
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蘇○秦○
自○燕○八○趙○說○諸○侯○約○從○以○拒○秦○五○年○以○陰○晉○人○公○孫○
衍○為○大○良○造○東○說○齊○魏○與○共○攻○趙○以○敗○約○從○史記秦本紀及
六國世家皆不言蘇秦約從事秦本紀止言犀首為大良造趙世家止言決河水灌齊魏然皆不言其攻今採蘇秦傳載之秦趙事中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
以○為○此○大○事○不○可○不○錄○也○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園焦。降之。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敗楚於南陽。秦責賂于魏。不與。管涔謂秦王曰。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背之。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也。魏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張

弘基曰
元始此

儀相秦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韓君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魏始稱王。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魏趙燕齊楚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

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
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
岸門斬首萬走其將犀首公子通封于蜀陳莊為蜀
相陳莊相蜀據張儀傳及華陽國志云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
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
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六百里
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攻楚到滿助
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趙召陵丹犁臣蜀相莊殺蜀

侯來降

殺公子通也案後蜀侯名輝知通已死

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

陳子龍曰
余之一統
而面已形

齊楚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哀王會臨晉誅蜀相
莊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
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
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
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茂於是請
攻魏其秋甘茂左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
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

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臚八月

武王卒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稷

是為昭襄王昭襄王名見趙世家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

后武王之卒也昭襄王為質於燕人送歸得立昭

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

長壯與大臣諸公子為逆皆誅死惠文后亦不得其

死案穰侯傳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然則惠文后昭王之嫡母也秦俗猛暴雖殺嫡母亦不足怪

然與穰侯傳異出悼武王后歸之於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

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

應亭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史記不記輝之封蜀按華陽國志輝

為蜀侯祭而歸昨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怒誅之蓋非反也未知孰信司馬錯定蜀庶

長負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

拔新城樗里疾卒八年使將軍罕戎攻楚取新市楚

懷王來朝因留之九年齊孟嘗君薛文來相秦與攻

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亡走趙不受

復入秦薛文免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共攻秦

吳弘基曰
一句已定
必講之案
樓緩豈不
能決

軍於函谷。水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
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
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
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
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
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
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

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與魏封陵與韓

武遂以和。

史記於此言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至
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是

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齊湣王二十八

年也。按孟嘗君傳湣王二十五年。孟嘗君相秦。是年

秦留楚懷王。明年孟嘗君得脫歸。相齊而怨秦。約韓

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湣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

函谷。求出懷王而不得。而史記于此言攻秦者六國。

又于齊韓魏世家年表魏哀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

四年。齊湣王二十六年。皆言三國攻秦。是時孟嘗君

初自秦逃歸。則未有糾合三國同起兵者。而韓襄二

十六年。表復言與魏齊擊秦。與我武遂以和。三

年之間。三國不應再擊秦。且戰國策亦止言三國。今

以秦本紀之年。及孟嘗君傳。彗星見。楚懷王死於秦。

事為定。并改定三國世家。

歸塋十二年樓緩免魏冉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亡奔魏任鄙爲漢中守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冉免相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十七年東周君來朝以垣易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

東帝已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滅宋任鄙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取河東爲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齊湣王走莒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兵去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

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二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爲斬首四萬爲走魏

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四年白起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人南陽以和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與穰侯魏人范雎入秦上書見王言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不便於國王拜范雎爲客卿二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邢丘懷范睢復言於王曰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君華

陽君華陽一作葉陽涇陽君佐之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

王左右無非相國人者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之

子孫也王恐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

外而拜范睢為丞相封應侯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大

子十月宣太后薨葬並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昭

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

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

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

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

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對曰中一作申王之

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

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

之城不堪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

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

古史秦本紀卷六二十四

榜曰慙
似五旬
舉人力
不至口氣

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昭王聞之而懼。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拔亢城。斬首五萬。十四年。攻韓南陽。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華陽君惺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

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白起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比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武安君白起得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白起未至。陰密賜死。齕攻邯鄲。不拔。去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軍走流。

吳弘基曰此舉未必即為天下雄然公正發憤人予之況周之名號未泯乎讀至頓首受罪則不禁潸然長涕矣○秦昭王

死河二萬人汾軍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之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至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

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入秦中

按史記孝文王除喪十月巳亥即位三日辛丑卒

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十月巳亥即位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本名異人養母華陽太后楚人也故更名楚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封其君陽人以奉其祭祀

使蒙驁伐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元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二年蒙驁攻魏，高都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三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帥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

史記

秦紀多以先王之末年為後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王之元年，今皆以年表為定。

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始皇帝。立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三年，諸

興亡之變
于此

侯並起，畔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

誅之，遂滅秦。本嬴姓，其後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

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

氏、白冥氏、飛廉氏、秦氏。然秦以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蘇子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

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

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

伐，既已畀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

陳子龍曰
向只作好
賢之什草
讀遇如

體物便
是秦家氣

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
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
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翟雜
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
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
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
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

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征於為
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
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是為非無
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
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
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
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
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

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

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洪邁曰。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不然。始與謀國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率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陳仁錫曰。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生。五十一年而漢之高皇帝亦生。莊襄王之元年而周亡。次年始皇立而嬴姓之秦亦亡。能滅人而不知已之亦滅也。能盜秦而不知爲人盜也。此猶其遠者也不。韋欲以呂政王秦而政以呂政殺不韋。可見人發殺機而天隨以殺機應之。○紀秦斬首之數。凡十一處。以秦之尚首功也。不言其暴而暴自見。

按襄公十九年得陳寶。索隱曰。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岩石云。於陳滄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雌。其聲殷々。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屍。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遺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

弘基記

秦本紀第六終

索隱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徐廣曰。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後以始皇諱。故正音征。唐順之曰。將言始皇并天下。故先提出在。

古史七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年十三。莊襄王卒。政代立爲秦王。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驩王齮廡公。

○西○無○豔○豔○天○下○門○不○卷○甲○束○兵○送○衆○示○衆○也○吳○

此

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韓遣水工鄭國來間作鄭國渠，欲以敝秦，不暇外事。二年，庶公將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薨死。十月，蒙驁攻魏，陽有詭歲大饑。四年，拔陽有詭。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蒙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

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兵出，五國兵罷，拔衛以益東郡。其君角率其枝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蒙驁死，收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卒。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卒死者戮其尸，遷其民於臨洮。河魚大上，民東就食。魚嫪毐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

嫪毐音牢
鵠○按河
魚大上言
遭水害

衛宏曰秦以苛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陳子龍曰此後世冒功之始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

金隱曰生曰秦玉非畏名義也畏諸侯倍秦故畏名耳

以河西太原郡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桓蒲陽四月王在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欲攻斬年宮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官者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

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嫖毒免遷太后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群臣以太后事諫王相繼死者二十七人齊人茅焦說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王乃自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斯因說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陳仁錫曰
當時諸侯
實可哀

國於是使斯下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湣王之所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相應侯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余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夫合縱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二千金足以鬪之。士賤如狗。秦已昏。

破。即從不散。何損于秦。然六國君臣。亦何使士之窮而鬻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金鬪天下士。天下之為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鬪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于取。亦已料六國之慳。而難于予矣。王用其計。見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為國尉。卒用其計策。十一年。呂不韋出之河南。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

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攻關與橐陽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呂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奪爵遷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

韓亡于此

陳仁錫曰漢高至故里而布德秦王至故

使非來使王用李斯計留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韓南陽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

地於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王安盡納其

地爲潁川郡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大興

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羗毐伐趙

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羗毐盡取趙地得趙王

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王之邯鄲諸嘗與王母家有仇

里而肆暴
二世而亡
幸矣

魏
亡于此

然皆阮之王歸自趙王母太后卒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來刺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益發卒詣王翦遂破燕太子丹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李信蒙恬攻荆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

燕
亡于此

趙
亡于此

賁攻魏引河渠灌大梁大梁城壞梁王請降盡取其地李信蒙恬大破荆軍荆人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以江南距秦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翦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

齊亡于此

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於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

陳仁錫曰
詞旨剛戾
絕無惻隱
意

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々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

陳仁錫曰
秦法尊君
非懼議其
後也

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
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
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
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
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
朕聞大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
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
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

鍾惺曰此
是秦取天
下本領以
此守天下
不亡何待
○以水主
陰故

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從
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建正朝會皆以十月朔衣服
旌旄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輿六
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
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
德之數於是急法以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
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
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

鄧以讚曰。論甚當。不宜後事之敗。概為非之。

陳仁錫曰。亦是一見。但不虞孤。立之禍耳。

錄音巨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

吳弘基曰。亡天下有具矣。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而更名極廟。象天極。築甬道。

陳子龍曰。
封得誕。

自咸陽屬之驪山。賜民爵一級。治天下馳道二十八
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刻。頌秦德。與魯諸
儒生議封禪事。遂登封泰山下。遇暴風雨。休於樹下。
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詞曰。皇帝
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
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太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
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
大業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降教誨。訓經宣達。
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
昭融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
永承重戒。於是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
立石。頌秦德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
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
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
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知仁義。顯白道理。東

吳弘基曰。
總。是二世。
三世萬。
世果想。

馮夢禎曰
無法如是
說得深透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
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
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
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
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
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
敢怠荒遠通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

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
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如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
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
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
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
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城侯趙亥倫侯昌武
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顏之推云隋開
皇中得古稱權

陳仁錫曰
君暴臣諛
莫甚于此

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綰二人列名。今云隗林恐誤。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膠從。輿議於海上曰古
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
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
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
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

經既已。齊人徐市等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
丈瀛州。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
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
齋戒禱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
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
不得渡。始皇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
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
赭其山。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

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太索十日。登之果。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果。照臨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果。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

史記三十
年下書無
事。以秦始
皇難得無
事。故特書
二字。不宜
刪去。
鍾惺曰。此
等敗興事。
往々與刻
石誦功連
說。妙有深
意。
吳弘基曰。
碣石刻辭。
起語何等

之果逐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三十一年十二月
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
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
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
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其辭曰。遂興師
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
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
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嶮阻。地勢既

晚削。手筆
大異。○正
義曰。羨門
高誓。皆古
仙人。
陳子龍曰。
神仙報。

正義曰。嶺
南之人。多
處山陸。其
性強梁。故
曰陸梁。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
叙。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
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言鬼神事。因奏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
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
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
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為三十四縣。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之七 十四

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鐘惺曰：師古二字，伏坑儒焚書案。金隱星曰：自古大奸惡，無不具智辨，未有若斯之狠。復者，然奸人文字，後世多以人廢獨斯之。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易也。今陛下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乃言三代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

言雖其恨者猶喜讀之豈非其膽手口皆足冠乎諸奸群雄之上哉

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募築長城。旦四歲也。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而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

按天官書云。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正義曰。餘刑見于市朝。宮刑一百日。蔭室養之。故曰隱宮。下獄室是也。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千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非山石。下蜀荆之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

吳弘基曰。神仙本領。正在恬淡二字。秦皇漢武何如主也。造得位。微言微言。

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宜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之。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今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不移。而具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嘗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馬。衆弗善。

援不得兼

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也。」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時在側者皆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凡聽事及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官廬。生侯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

力民之有
得兼而

按衡石量
書言表戕
奏請秤取
一石

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二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盡言其過。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去之，悉召文學士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廬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諸生在咸陽

李贄曰滅
秦大機括
只在一諫
一怒

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
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
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
法孔子今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
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星隕東郡至地
為石或刺其上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
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而燔銷其石始皇

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令樂人歌弦之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
曰為吾遺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
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
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
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始皇
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一萬家拜爵一級二
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帝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
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
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
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
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頌功本原
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鷺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

鍾惺曰二
字合得妙
非秦莫當

陳仁錫曰
閨風教語
以題韵出
之

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
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逼遂起禍殃義威
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
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
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
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
絜誠夫爲寄殲索隱曰殲壯猶也言夫淫他室若寄殲之猶殺之無罪男
東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毋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

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鯨龍爲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

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杲、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爲帝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不發喪、棺載輜輶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

帝居圖

吳弘基曰
何異齊桓
之死尸蟲
出戶豫立
太子天下
莫可動搖

可為至戒

鍾惺曰初
即位三字
笑其愚

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
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故嘗教胡亥書
及獄律令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及丞相
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
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
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行從井陘抵九原會
暑輜車臭乃詔從官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行從直
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

始皇鄠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及并天下天下送

徒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

珍怪藏滿其中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以

水銀為百川河海機相貫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

人魚骨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

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之者甚衆葬既下或言匠

為機藏恐後泄大事皆閉之外羨中無復出者樹草

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年趙高為郎中令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之七

二十二

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
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咸獻
貢職增犧牲禮咸備無以加先王廟或在雍或在咸
陽天子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尊始皇爲帝者祖廟皇帝復
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附
先帝巡行海內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

見弱母以臣畜天下秦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

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者大臣從

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

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

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

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

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

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

茅坤曰高
借嚴刑以
立威而擅
權

案隱曰三
郎謂中郎
外郎議郎

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以
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餘民。賤者
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
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近官。三郎
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
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令將閭曰。公子不
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

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
未嘗敢失詞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
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
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
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未就而崩。罷
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弗就是。章
先帝過也。後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徵材士

楊循吉曰。
叙勝等起
兵皆用法
益刻深白。
後有深意
在。

五萬人為屯衛。教射。咸陽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成。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代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二世問之。對曰。群盜不足憂。郡守尉方逐捕。且盡。乃悅。武臣

唐順之曰。
固亦有應
變之累。

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起。會稽二年冬。陳涉將周章等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少府章邯曰。盜已至。眾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鄺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章走。殺之。曹陽二世益使長史司馬欣。董翳佐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

楊慎曰此
諫詞不滿
五十字而
冠亂之盛
虐政之弊
及所以救
之者皆具

群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
何與公卿廷決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
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希
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
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
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皆以戍漕轉作
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
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

土塼毀土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
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自持築市脰無毛臣虜之勞不
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
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也夫虞夏之主貴爲天
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無
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
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
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

茅坤曰羽
斬然露頭
角矣

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
母以報先帝。決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有殺斯獨囚。趙
高為丞相。案斯具五刑殺之。三年。章邯等圍鉅鹿。楚
上將軍項羽救趙。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
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

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
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默然。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
高因陰中以法。後群臣皆畏高。前數言關東盜。毋
能為也。及章邯等兵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
魏皆自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諸侯率眾西鄉。
沛公將數萬人。已至武關。使人私於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

之心不樂。以問占夢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沉四白馬。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使郎中令爲內應。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入行射。郎宦者皆大驚。或走或格。者輒死。

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帟。二世怒。召

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

世入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

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數二

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

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

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

李贇曰：只足下二字。已令二世膽落。下連及足下足下更妙。在緩頰可聽。

子爲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

陳仁錫曰。子嬰有英畧。類于始皇。事雖不濟。殺高一節。必不可。

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耳。我稱病不行。高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

茅坤曰。以下附羽之。慘作秦結尾。

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分其地爲三。封秦降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後五年。天下定於漢。蘇子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埽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

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六世而得大戊。自大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世。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

吳弘基曰。後世未有不以郡縣阡陌罪秦人之蕩夷先典者。亦未取其時勢而深思。

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綦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

熱計耳。故儒者師古。之心不可無。而迂腐執板。亦未必有濟。當並啓之。

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

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按說苑云。皇太后幸嫪毐。生二子。始皇取毐車裂之。取二子撲殺之。遷太后於咸陽。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蒞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茅焦復諫。王乃自迎太后。立焦爲傅。太后喜曰。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蔡邕曰。天子必有近臣。立陛側。以戒不虞。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後漢書云。翁仲其名也。漢世在長樂宮門。董卓壞銅人十。其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

龍徙之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楊慎曰。舒雅史纂曰。威烈時九鼎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則沒入水理也。宋太丘社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則始皇必不入水而求也。秦所鑄金人。靈爽少矣。猶能潛然泣下於將徙之時。況神禹之鼎乎。○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魯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

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而問其故。父老具對。勸帝求長生之術。始皇欣然。因改臘曰嘉平。吳弘基記

王世貞曰。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諸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共哉。○又曰。秦逆取而順守。可得延乎。曰。有天道焉。惡得延。如其事也。不土木。不神

仙不殘刑。不黷兵。不巡游。不焚詩書。雖百祀可也。
鍾惺曰。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由
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游戲。名法之用。以游戲
終。而國從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又曰。
博浪之椎。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手。二十六
年。墜星為石。或刺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秦法如
此。而猶有不到者。智力其可專耶。至平陰道。有人
特壁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則法之所加。人不敢
開口。鬼弄之耳。

附班論

按諸侯十
三始皇年
十三初為
秦王也
正義曰。狼
狐主弓矢
星。天官書
曰。參伐主
斬艾事。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
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
無天下。極情紛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
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
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
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

人頭畜鳴
即俗所謂
人面獸心
也

何休曰茅
旌鸞以祭

祀所用也
執宗廟器
者示以宗
廟血食自
歸嚴王本
莊王避明
帝諱

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
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
伐惡不篤不虐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
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怵忽
失守偷安日々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于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
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

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
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
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
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
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
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秋不名吾讀秦紀

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徙其決憐其志嬰死
生之義備矣

按仁不代母者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爲漢母也子
不代母而王言漢即合不代周故秦值其閏位○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
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春秋曰紀季以
鄆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
以存姑姊也

吳弘基記

秦始皇本紀第七終

